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夜雨秋燈錄 珠妓殉情

區容階，楚產也。厥祖作賈穗城，遂家焉。父某生三子，容生越七日而父喪，母撫三子成立。長子弱冠而夭，次子行賈，往來楚粵間；惟容習舉子業，思以詩書起家。詎所與游者，多非益友，酒食遊戲相徵逐者，趾錯於途；縱有二三老成持重者，施以針砭，而一暴一寒，終歸無益。容遂與此狎邪游輩，相依為命。眷珠江花舫九娘，每一留醉，累旦達霄。凡得九娘一言，則揮金如土，不少靳也。月圓之夜，偕友開宴珠海，作團圓會，花滿，酒滿，月滿，無殊極樂世界也。豈期樂極生悲，容於酒闌燈，未免有情，芙蓉帳裡，竟犯不治之症。甫曉，以肩輿歸。亭午，神魂遂返極樂世界。母妻兒女，痛哭殊常。檢其所佩繡囊，有並命鴛鴦金錢，知係花柳場中諦盟所得者。將訪諸其友，欲識容所與諦好者，係屬何人。

殊九娘一聞容殞命消息，悲不欲生，追思情況，神思如醉。其母思所以慰之，拉諸姊妹設筵作「解愁會」。九娘以酒瀝江中曰：「一滴何曾到九泉，念及死者，何忍下咽！」語畢，清淚雙垂，諸姐妹歎其情深，皆為墜淚。宴撤後，九娘五內無主，不止魚玄機「易求無價寶，難得有情郎」之歎也。其母慮其有變，刻意防閒。九娘寸心已定，遂歡容笑黛如平時。至□七夜，欲覓洋藥自裁，而防範過嚴，杳不得行。遂檢奩間，偶得鴉片灰數錢，以茶和飲之。比母知而救之，已無及矣。九娘遺言，願得附葬容墓，俾得泉下相依，免令孤魂無主。

其母以九娘係屬親生，勉從其志，告諸容友。至雙鴛之塚，其成否未遽定也。嗚呼！九娘能以身殉情人，亦可一洗青樓薄倖之丑。然為士者以有用之身，而漫置諸無用之地，識者尤謂不可，矧殉之以命哉！

昔人詠云：「二□四友金穀宴，三千里外石城游。人間無此繁華樂，無此繁華無此愁。」此言石崇宴飲，動費數萬金；煬帝出遊，隨行數萬眾。乃一則亡家，一則亡國，其樂將安在哉？是知貪快活者，必招煩惱；極鬧熱者，必變淒涼。故君子以安享和平為福，畫閣燈紅，不如山頭月白；華筵扇亂，不如林下風清。眼界放開，自有天然真景。彼沾沾於歌舞場中，恣意釵裙，適情弦管，自謂得無上趣矣。沈石田尚書一語道破曰：「脂粉兩般迷眼藥，笙歌一路敗家聲。」